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
四月初一日



清議報

第十四冊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清議報第十四册目錄

本舘在橫濱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明義篇下 論西后宜自籌安全之法

無涯生稿

夫西后之危如此。稍有知識。皆洞若觀火矣。即西后自問。亦深知其危無疑矣。然而日知其危。而不能籌一安全之法。或者以爲大愚。然余嘗揣其心而爲之設身處地。亦有難言之隱者。蓋西后安全之策。無過于復　皇上之位。而復　皇上之位。又最爲西后之所難。今擬其意于左。

一曰吾已廢立矣。一旦復位。　皇上必將以吾之所以待彼者處置我。不如徐毒之以速其死。無有後患。此騎虎難下之說也。

二曰吾枉戮新黨爲翦　皇上羽翼。一旦復位。必用新黨。新黨用。必以我之所以施彼者聲討我。不如除其根以絕其萌。禍乃不延。此挽弓當强之說也。

三曰我之罪名已暴著于天下矣。若復　皇上。天下亦未必能寬假我。遺臭萬年。夫復何惜。此不做不休之說也。

四曰吾雖知其不可。然嫌惡既宿。不如擇所愛者而立之。少主無知。我所爲乃得操縱自如。不至如長君之有不便我。此又歷代婦人預政之秘傳也。



余請即其意而條商之夫西后所以夙夜惴懼而不敢大心者豈非有疑于　皇上之不能容哉然吾觀　皇上即位二十有餘年矣西后之欲無不給西后之志無敢違擢折唾叱泥首宮門草野聞之且爲隕涕者而　皇上處之晏然不改其素未嘗一語及于西后之身一言及于西后之過自非聖量如天曷克臻此夫前此之　皇上既能容如此矣及其復位安有復記小嫌者此天下之人所能共保也且　皇上之意以爲但得與已以權可以大行新政固祖宗之疆土謀民生之福利進國勢于文明於願足矣西后縱窮奢極欲口綦天下之味目綦天下之色耳綦天下之聲鼻綦天下之臭心綦天下之樂體綦天下之輕煖　皇上富有四境夫何所吝而不以供者八月之初政變已作　皇上自明與西后相失之原因不過變法圖存一事然則苟不阻　皇上之變法圖存西后之意蓋無所不從矣夫變法圖存何不利于西后之有甯必置銅駝于荆棘委鐘簴于塵沙而後快心耶西后奚自苦乎而竟惑溺于賊臣之讒而身陷惡名受制于賊臣之手而無能爲役夫何爲乎原西后悍然不顧直行其意者無他欲取樂耳然而身陷惡名受制賊臣二者乃古今無倫之奇慘今竟遭之而不能解脫非妄行訓政之故何以致此然能復　皇上則舉無慮矣融融洩洩其樂如初

此一者之說不必慮也

既復　皇上而　皇上仁孝素著既已隆待西后新黨善體　皇上之志必不忍以誤聽賊臣之故而積憾于其躬維新六君子褒封立廟以勵天下之義士陷害愛國之士者則寘之重典以謝內外則新黨之感激流涕以報國家者將未有已也何念舊之云此二者之說不必慮也

夫公理之在人心也視其所行當其爲堯則堯之當其爲桀則桀之當其叛堯而就桀則亦桀之及其舍桀而就堯則亦堯之春秋書趙盾弑君許止弑父其辭嚴矣然特以爲人不知惡而妄行不備者戒而盾止有其事而無其心故又爲之變其辭復見書葬以昭雪之惡人沐浴可見上帝大易貞吉在于悔過西后爲榮祿剛毅所誤矯行訓政得罪社稷誠無辭矣然苟能悔罪自新恐懼退位躬奉大寶還之　皇上則前之所爲不過日月之食風雲之變耳旱暵一雨而土膏潤霖雨一晴而萬物蘇何足損其毫末哉誠如是西后之令名將與天壤無窮天下將戴德揚休之不暇誰復咎其往者乎此三者之說不必慮也

若夫擇愛之舉則今日行之而明日天下之兵動矣此萬不宜出者也猶憶戊戌秋之事否

乎是時密電各省督撫將軍提鎭議廢立之可否而各省臣民心戴　皇上凛然于大義之不可犯國本之不可搖卒無應者劉峴帥一言爲代表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于是天下轟于名義西后亦震慴而收回成命蓋天命所歸人望所屬惟一　皇上若立其他惟有速亂耳夫前之欲廢　皇上而不敢顯示天下也不得已焉乃託之以病亦旣班欒方于中外曰　聖躬安矣則政權宜復還于　皇上矣久據胡爲者乃瀛臺之囚如故復政之期渺然中外之耳目固不可欺其義憤之勃沸尤爲不可遏況重以他人子顯移天位乎西后所欲不過操縱自如而已　皇上復位以天下之大豈不能安一人何必鹵莽取戾踵呂氏之轍哉此四者之說不必慮也夫以西后極慮極危之事而一轉移間平夷坦蕩無有險巇安全之法孰逾于此若猶遲疑不斷甘蹈危機韋庶人之殲于宮中胡靈后之沉于渭水其龜鑑矣至是而始自悔也豈不晚哉豈不晚哉

且夫西后者身歷三朝貴盛無匹前極椒房之寵後崇國母之尊徽號之隆伊古未有而且洞房清宮朝歌夜絃歡樂未央以燕以食頤和園之日月方長萬壽山之岡陵永護享人間之極樂娛暮景于桑榆何其樂也而必躬總萬機時親庶績廢娛老之良辰就巨憂于卒歲

內有奄寺藏刀宮人握礮之防外有義士勤王強隣劃地之懼當世有簒逆之名靑史列呂武之傳以日以時若頂之沒淵身之寢火頸之就刃耳不聞樂口不甘味目不娛色寢不安席何其悲耶西后其自思焉即使能再延歲月亦不過多數寒暑何必以貪此數寒暑大位之榮而貽無窮之唾罵乎矧前山後冰未必其能榮也余請言 皇上復位之利于西后有數端之確證焉

一中外想望新政賊臣以此爲廢 皇上之有詞不知適爲中外之傾慕後西后榮祿僞旨亦頗參以新法冀以蒙蓋天下然中外皆知西后與頑固黨無眞行新法之意非能行新法之人故爾怨望沸騰若以 皇上復位一意維新則中外皆將以手加額曰 皇上新政西后與有力也豈惟蓋前愆且得美譽焉西后之利一也

一西后春秋高矣斷無不立君之理然所立者果能保其終始相善不失西后之意乎吾知西后必不敢自信也夫立他人而不能信其終始是去害而復生害何如復 皇上 皇上與西后相處二十餘載自新政以外無一牴牾者仁孝可謂至矣西后亦深知之矣西后之利二也

一老者宜取樂壯者宜任事以老者而任壯者之事自非窮而無告之下民手足凋零親故萎謝必不樂爲蓋崦嵫日薄能有幾何陶情暢叙以送餘年尚恐蒼蒼者天有不我待乃與兒輩爭區區乎況其有莫大之憂也西后能復　皇上則可以隨意逍遙捐棄百慮雖百歲後猶有歸依無山陵崩爲人魚肉之患焉西后之利三也

一京畿各省三品以上之老臣皆甞與西后共艱難者政變所由出于若輩之意未甞非本于西后體念老臣之情　皇上知之最深故于耄期竊位阻撓新政者僅止革職然亦初政如此若其久之其有自陳衰朽不能推行新政者　皇上必予之優禮給之全俸以養終身則凡滿漢年高之重臣皆有爵祿可以優游林泉榮耀梓里不必西后之遠慮立山懷塔布之流夫亦無庸過計矣西后之利四也

夫復　皇上而西后之安全如此不復　皇上而西后之危亡如彼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孰利孰害何去何從必有能擇之者亦可以無俟煩言矣然而吾猶恐西后之心不釋然也彼其恐　皇上復位出爾反爾雖千萬語不能解其結而又有左右讒慝之臣恐復辟之有不利于己從而蠱之是以難也吾請一言以安之曰家室不和而求隣人排解之此鄉閭所以

安也今與我鄰者不有各國乎各國莫不有駐京公使焉即我之鄰老也西后誠恐復政後之有他故何不布告各國曰敝國不幸。國家多難。以二三讒言之故。遂至母子不和。新政中廢。夙夜思之。深自慚悔。今　皇上政躬無恙老婦宜退深宮前嫌盡釋新樂復敦凡　皇上所有之權利老婦不干預之老婦所有之權利亦願　皇上不減省之然異宮閒隔恐有小人者更織萋斐致生他變故敢敬告貴國證以一言後有乖離幸惟調協如是有各國爲之公保　皇上雖欲不然甯不顧隣人之責義乎　皇上更爲之布告各國曰。朕不幸眇躬違和。致太后臨政數月。耄勤宵旰。朕實不安。幸喜占勿藥。得理天工。而太后即欲駕歸頤和園。以養元娛神。朕惟非盡天下之大養不足以隆其恩謹定歲以所入巨萬以供頤和園之用慈意所樂朕不過問焉惟朕承宗廟之重行政之權不敢不兢兢業業凡國權所統亦不敢以勞太后太后既許大權歸予後有侵國權者即以犯國律論惟我友邦其共鑒之如是則西后不侵　皇上之權　皇上亦不侵西后之權兩保其權利大清之祚永永無極矣此天下萬國所日夜翹首而望者也

嗚呼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斯言也。小民其知之矣。兄弟內鬩牆而

外禦侮伯叔釋乾餱而詠烹羊茉苣茉苣妻不棄夫棘薪棘薪子不離母況有國家者哉徧觀萬國縱覽歷史其釁生骨肉者莫不自盡根株大之宮闈蹀血爲異姓之驅除小之怨毒傷心致同枝之翦伐亡家破國職此之由虎狼眈暘自戕以速亡覺羅氏之宗危乎危乎于皇上何尤嗚呼西后其悟哉嗚呼西后其悟哉

來稿雜文

訟寃說

錄天津國聞報

上海某報紀禁售清議報一則。謂南皮制府照會日本總領事小田切富君。請轉商日本政府將清議報館封禁云云。雖然、此必無之事也。夫清議報非他。卽前日時務報主筆梁啓超之所爲也。梁啓超非他。卽張公得意門下士也。當日時務報出。張公令兩湖僚屬與各堂學生公閱此報。復撥公欵以相資助。其後著勸學篇諄諄以勸人閱報爲辭。其提倡報館不遺餘力如此。今若此。是謂反覆。反覆小人所爲。張公顧忍爲之哉。張公督兩湖。湖南創時務學堂。三聘梁啓超於上海。至則派爲總教習。則梁啓超之學之言。其足以師範表率矣乎。迺今不惟沒其學。并禁其言。前日之聘是。則今日之禁非也。今日之禁是。則前日之不禁非也。張公達人。顧爲是世俗之朝杯酒暮戈矛哉。況夫當國家議開經濟科。張公以湛深經術時務博通薦梁啓超於朝。八月之變。梁啓超爲公爲私。可不必辯。然諸臣中之稍有牽涉者。甚者殺戮。次者竄逐。又次斥革。不一而足。張公乃巋然獨存。其見識閱歷。誠非朋僚意量權力所能幾。及禍機已息。正宜堅

忍隱默。使漸相忘。明哲保身。端推此種。今乃因此毫末。遽生事端。設朝廷聞之。以前日薦牘相詰駁。張公果何辭以對乎。又況清議報行文體例。凡中國士夫之萬難不牽涉者。輙用方孔代之。諱其姓氏。爲人廻避。至周至密。其明書姓名者。皆朝廷已正罪名。諱之無可諱者也。張公即懼罪。何必禁。且夫清議報爲一家之言。非毀唾罵。在所不免。然而兩造具備。曲直乃見。知人論世。地球上儘有其人。孰是孰非。當難紊亂。且藉中國全力四百兆人之口。而不能與一書生之口相抵角爭短長。乃輙用壓力以强制之。壓力不足。復澳涊而轉相借助於他人。竊爲張公不取。嗚呼、竊以爲此張公必無之事也。果有其事。其必不出於張公也。遂爲張公訟寃。

答學究　　臺灣旅客來稿

章夫子讀傳變傳曰。嗚呼生民之瘼。身世之哀。則咸知之矣。自古志節才行之士。內不容於讒構。奉身而出。語稍卓詭。而見詆于俗儒鄉愿者皆是也。方革政變起。余在吳越閒。見康氏所移檄。與友人語。友人或非康氏。余固已心怪之。歲莫至臺灣。臺灣之學究或曰。泄祕謀以速主禍。非忠也。訐宮闈以崇婞直。非恕也。夫博一身之高名。而

不恤王事。岸然獨與豨韋氏游者。斯支那之志士也已矣。嗟乎、吾勿辯于吳越閒。而今又默于是乎。學究無足語。顧以許亞東士大夫。則不可以結吾脣頰。夫謂泄之而足以速主禍者。此以慈禧太后爲庸女爾。彼其陰賊黠深。方什伯於呂雉。必有祕謀。自康氏之出而知之矣。不然、捕康氏。刑六士。足以雪怨。而何必囚上。且六士之死。未嘗具獄成爰書也。彼則曰吾詗知其情而戮之爾。何待其輸情乎。上之囚。亦詗知其情也。康氏雖不言。何損於禍。其果於幽囚而不果於弒也。以囚之則君若贅旒。而位號未改。幸四鄰可以無動。而弒之則必不可以徼幸。故劑量生殺之中而用之。康氏知慈禧之必不敢剚刃於上也。雖言之何益於禍。且夫華士之選愞亦甚矣。彼拘於成俗。而不足以陟皇之赫戲者横九服而皆是也。是故山崩陵阤。而宴臥者如故。非有馳檄。則氣何自作。憤何自發。四鄰何自動。武鐩精兵何自附。蒯生有言。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撝也。夫爲康氏者。其當杜門宛舌。以責成虧于上天乎。其抑當譁釦而與天下陳其義也。若夫以訐發宮闈爲婞直者。則可謂儓隸之見耳矣。古者絕交必曰無惡聲。居其國必曰不非其大夫。此經常之論。執雌免禍之道。非所語于行權

之事也。今禍患之端。始于宮掖。卒于金虎掖庭之上。而罪人在焉。討之猶可。況數其罪乎。必曰忠于今上者。將不得飭法于其母耶。當唐中宗時。韋氏弒逆之形未著。太子重俊。發宮甲以討之。而君子不以爲戾。此猶嫡母也。魯之穆姜。姣于僑如。將議廢立。成公與季孟合謀。幽之東宮。而君子不以爲戾。此猶所生也。今慈禧于文宗則非正嫡。于今上則非所生。夫爲文宗后者則爲今上母。不爲文宗后者。則不爲今上母。傳曰上堂稱妾。屈於嫡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尊之者以毅皇故尊之耳。其於今上天性之愛。柹附之親不在焉。上雖親移其宮。猶未若重俊成公之甚也。康氏非近臣。其所爲容說者。又不在于吾君之親昵。數其忮惡。斥其淫昏。人臣之分也。雖鄰國聞之。亦以爲人臣之分也。夫何經常之論之可執乎。嗚呼、全身則廢道。持正則見訾。生于亂世。而寃頸折翼。至于菹醢而不悔者職矣。又重之以鄉愿之譏。使其義不得伸。悲夫。吾所謂鄉愿者。其持之有故。其言之足以成理者也。今之學究者。其持之未有故。其言之不足以成理者也。雖然、亦足以爲鄉愿之駙驂矣。吾不可以結吾脣臄矣。

募創星架坡女學堂林君文慶演說

林文慶曰。不佞不揣謭陋。思貢一得之愚。冀爲南洋我同胞諸華族。籌一積福裕後之謨。宜莫若共興女學堂爲急務矣。不佞嘗獲閱敝友邱菽園所著筆記有云。星嘉坡受廛而爲民者。區其數而十之。則華人實佔十之九焉。九之中凡雖爲流寓者七。本籍者二。然本籍實前日之流寓。流寓又他日之本籍也。間有六七傳而鄉音冠履盡改舊製者。問其先固自蔴六甲來云。英屬近稱三州府。曰星嘉坡、蔴六甲、檳榔嶼。星檳二島。皆孤峙海中。獨蔴埠與中國雲南大地毗連。壤土尤廣。故墾荒爲久。我華國初沿海居民。謀食南洋者。雖取海道。星檳未開。咸以蔴爲歸宿。其時海禁嚴犯無赦。旣壯遊而作子身外出之計。明知故鄉永棄。亦復無可如何。求偶於斯。滋族於斯。華巫通偶。由來久矣。亦越道咸同光。先因歐美數强國之請。始準通商。繼得使臣薛福成之奏。始寬出洋。相距禁令蓋二百餘年。此二百餘年中。由內地而出洋。而流寓、而土著、而隸籍、而安居。上鮮家學師承。下囿故鄉俗見。朝不聞漢京明詔。野不見夫子宮牆。

是故不通巫言。無以浹島上戚里之歡。即思顯榮。祗安下澤欵段之素。求能自拔於二百餘年中。如東亞西歐所謂傑人偉士者蓋寡。其尤失初着又在婦女之妝飾俗尚語言儀節盡從巫夷。其於我華猶有一絲之似。不過佞佛媚神諸小端耳。嘗從故老詢華人初來事。始悉多屬吾閩漳泉鄉人。其從麻埠求婦也。男俾從父。女俾從母。由麻埠以迄星梹爪亞烏壯暹羅呂宋各島。一遵麻六甲老例。罔敢或越云云。余既因流溯委。意當日流寓諸君。必多拘于鄉俗。重男輕女。有以致是。而不知日後改歸西人保護。有男女平權之利益也。且男子日逐什一。閫內一秉諸婦。古人胎教姆教。何等嚴重。此而忽之。其子幼與母習。天性少成。與母親卽與父疏。不必問其長媲室人。更多習染已。且今日之人子。卽他日之人父。久而久之。女與父殊。子與母習。移華而巫。盡變種質。理有固然。勢成難挽。試思我華人流寓。至今生養休息。不知幾何。爲問某也女某也婦某也母。能通華文或西文之意理者乎。無有也。安在而能善其後也。今欲匡政之。數百年後粧飾語言習尚儀節。實難猝移。亦不得盡人而移。況在婦女輩爲尤甚。則莫若先興女學。目下滬上有創設女學堂之舉。效西國教法。淺而易入。敎中國文

字。切而可行。無事窮四庫之精微。惟在識三從之大義。易于男學。傳者女師。即在滬上延聘數人來島。使之聚學一堂。其潛移默化。必有可觀。星洲諸君。如有意乎。余敢左袒以示。菽園之言如此。夫亦思之深而慮之長哉。微特不佞聞之而興。亟願引爲同心。伏想諸公俱有積福之心。裕後之謨者。應亦無不聞而首肯矣。或顧難曰。易道先乾而後坤。人道首家而後室。本坡學堂之宜辦者。孰爲大學。孰爲小學。孰爲政學。孰爲藝學。孰爲西學。孰爲中學。亦孔多矣。今子均弗務。而猥於女學堂是亟。毋亦先其所後。而後過其首乎。不知男子各學。其規模粗具者已見於諸家前設之學堂。何煩旁觀之擬議。而章程大備者。必賴夫各埠分途之集款。更非倉卒可經營。不佞此舉。意欲補前人之未足。且便爲大學之先河。集款不多。即能舉事。學堂試辦。藉以呈功。迹雖鄰于就易舍難。理不外乎因小生大。故力任而不辭也。或又難曰。女子無才是福。華俗扶陽抑陰。則又不然。孔子我衆人之宗也。其筮易至離。於卦爲中女。乃繫之以文明。他日至兌卦爲少女。復繫之以講習。詩經獨詳師氏。三百多女子之章。禮記明列婦言。四德爲閨門之節。三遷有孟母。斯教子以成名。三家有敬姜。則世祿能由

禮。凡玆往訓。疇敢或違。古義雖湮。今時宜復。吾人舍孔子六經之說不從。而惟鄉曲小夫之言是梗。豈不昧歟。况乎人種强弱之原。童孩智愚之故。家門戾順之道。風俗貞淫之端。胥于彼婦之一身判之。誰無愛女。誰無佳婦。苟習禮而明詩。申禮防以自持。夫亦極人生之美遇乎。師之師之。學之學之。又烏容已。不佞今敢正告我同胞華族之在本坡者曰。女學堂之設。凡以爲女孩計。即以爲本坡之人士計。併以爲本坡人士之繼繼繩繩。永無窮期者計也。 諸公其樂有積福裕後之謨。不佞誠謭陋。亟願前而奉教焉。謹艸簡明章程數則。即呈 削定。

一學堂議雖倡于一人欵必賴乎衆擧公事公辦凡有捐欵諸公皆須作爲本學公司同人推擧董事遞年更易以次挨擧同人是謀務使衆皆預聞此條永久遵守一秉大公不得删抹

一捐欵用月收法分爲數層由每月五元至三數元此爲定例蒙 簽名後俟至學堂擧辦然後走收其有樂捐創始經費由數千元至百十元均所拜嘉收銀出銀須由公擧董事數人畫諾乃行存項一概皆用學堂名號寄入銀行以備清查

一本學堂已函請、輔政使司大人知照盖此實本坡衆華人義擧亦南洋之創擧將來捐欵推廣必能分設南洋各埠

一本學堂擬商　請督憲大人之夫人爲監督併請西國著名紳商之夫人爲副監督以肅觀瞻

一本學堂課程書藝兼課既授以中國文字及聖賢義理治家格言其一切針黹縫剪爲女工所必需詩歌琴樂爲性情所有事亦併授之惟是各籍女孩不一擬各聘能操各籍鄉談之女師訓之初時訪聘未便或竟一律教訓官音

一捐款家人來學不收束金無捐來學則當酌收

一女孩以七歲受業至十三歲出學

一章程未備尚望　諸公賜函教正或面加改政實所樂受

政變以後內地學堂皆廢而邱林二君獨能倡女學于星坡爲吾中國强種之本其豪傑之士堅忍不拔者耶他日人才之盛當于星坡卜觀之矣　本館跋

外論彙譯

對東政策

望月鶯溪稿

優勝劣敗。適種生存。（即天演論物競天擇之說也）此列國興亡之大公例也。抑方今列國中。西洋之國。駸駸以興。東洋之國。駸駸以亡。所以者何。夫東洋者。實前者世界中最大最强之國民。而今日以文明號于世界。如彼歐洲之政治者。其文物、其風俗、其羣態。（日本謂之社會）凡所稱十九世紀中盡善盡美之一切制度。其始無一不自東洋而來。故西人有恒言。謂亞細亞者世界之母也。其意蓋謂泰西之文明。皆東洋人腦質中出產之物也。試觀全地球之人類。實起自東洋之小亞細亞。歐人所奉之耶蘇敎。生于東洋之猶太。其他如印度之文學。支那之制度。比兒沙之稗史。亞剌伯之算學等。悉屬東洋人之產物。此產物經歷年所。物換星移。駸駸西漸。遂變爲西洋人所專有。其發達之結果。曩者爲我東洋人之門弟子者。今一變却爲我先輩之國矣。

今所謂西洋文明。恰如野燒。如洪水。烈烈汩汩。而歐羅巴、而亞細亞、而澳洲、而亞非利加。席捲六合。風靡氾濫。其勢力之猛烈。盡人而知之矣。夫西洋之文明。其實即

東洋之文明。既如前所言矣。惟今日西洋人所以得專此名者。譬之有財產於此。其主名之人。自甲而偶變于乙。昔者世界之文明。爲東洋人主名下所有者。今偶移其主名之權利于西洋人。如斯而已。苟東洋人能自振乎。則一轉瞬間。物歸原主。決非難也。使其終不自振終不自悟。其究也。則終爲東洋自滅之大原因而已。

何以言之。蓋世界之文明。一因乎適種生存優勝劣敗之公例。國民之或興或亡。其分歧之結果。罔不由是也。文明之國民。其國强。其民富。野蠻之國民。其國弱。其民貧。貧而弱者必亡。强而富者必興。今歐美之國民。以富强著于天下者也。而其所以有今日之進步。皆文明之收效而已。夫文明之趨嚮。必在自强。而自强之結果。不得不他弱。（抑弱人以强己也）因之此列强以攘奪之力。轉弱而爲强。轉貧而爲富。國際上（國際即各國交涉之義取孟子交際之義也）生存之法。惟在外交。外交善者。能使不適之國民。變爲適者。能使劣敗之國民。變爲優勝。

抑泰西文明之收效。其第一義。在使人身生理之發達。民家處世之整頓。其效也。則人口繁殖。人口繁殖。故各國民生存競爭。不得不盛。各國民生存競爭愈盛。則其所

需衣服飲食居處之物愈多。所需之物愈多。則殖產興業製造貿易之事。不得不與之俱進。於是乎列國相競。所謂市場政策。不得不講焉。所謂殖民政略。不得不務焉。自十六世紀哥侖布、爹鴉麻達、冒險探地以來。至於今日歐羅巴之國民。擴其市場。增其殖民地。殆徧于全世界。澳大利亞者。昔爲歐洲罪人流竄之荒島。今乃爲白色種人生存競爭一大富源焉。印度者素所稱流金鑠石世界之污地獄也。今乃爲英國之一大倉庫焉。土耳其城內之諸州。割而爲歐洲國民之小獨立國。亞非利加。茫茫之大地。剖其爲各國之大市場。彼西洋人者。於六大洲中拓未開之天地。蒐未發之遺利。嗚呼、天何獨厚于白種之西洋人。而禍黃種之東洋人若是哉。於是有中日戰爭之事。昔我日本者。彼素所視爲東洋之一野蠻國也。于明治二十七八年間。忽倡大義。助朝鮮之獨立。導支那之開國。擇四千萬人之鐵血。以有戰事之結局。不圖當我日本內顧未備之時。卻惹起耽耽逐逐之歐洲列强。以促支那瓜分之慘禍。俄國割其北。德國取其東。法也自南。英也自西。曾幾何時。而意大利亦覗其旁。思分一杯羹。不及數年。雖比利時澳地利和蘭瑞典丁抹之小國。皆得以羣獸爭肉之勢。聚而噬其財源者。年

後一年。有加無已。不見乙未以來。至于今日乎。支那之鐵路、礦山、海灣。凡歐美列國民所得之權利。眞所謂兵不血刃。一言制敵者。先則俄國於東淸鐵路。蘆漢鐵路。其他于滿洲蒙古內外。得一切專有之利益。其勢將施及我台灣之沿岸。迄于福建。德國則占領膠州灣。得山東全省之利益。法國則得廣州灣。若英國則自九龍至廣東。自上海至南京。自太原至新安。自天津至鎭江之各鐵路。不必論。如德英美協。得自漢口至廣東之鐵路。及其他煤礦金礦開採之權。昔者支那所有物質之利益。今也着著爲歐美人蒐而收之。還顧我邦對淸之政畧。則外交之間。殆如空無一人焉。不見戰後之日本乎。除與支那約福建一省不割讓他國之外。無一所得。所謂名譽之紀念。鐵血之殘碑果何在哉。

今十九世紀之歷史。僅餘一年耳。一交入二十世紀。則全世界之大問題。在於處置支那之法。無可疑也。而支那之若何處置。則以我日本國民之優劣勝敗而斷。惟然即使日本國民。與支那古來絕無關係。而爲助世界之平和與文明。猶當揮力以干預此事。況支那者。位于日本之西隣。歷史人種。人情風俗。悉出于一。三千年來。兩國之

關係。不啻脣齒輔車。加以甲午之役。我國民之大活動。即所以紹介支那于世界者也。然則處置支那之事。日本當有權利也明矣。而外交之事。有所失無所得也如此。他日我國民生存競爭之餘地。不知于天壤之間。何處求之。（未完）

支那人內地雜居　譯西四月二十七八日每日新報

新條約實施之期。所餘僅二月耳。其緊要之法律規則。漸次發布。大概已經準備。然至實施之日。或有出于意外之論。亦未可知。今且即支那人內地雜居論之。

支那人之事。以吾輩所見論之。曰、閱馬關條約與日清通商條約文。日本在清國內。占治外法權。又占最優待國條欵。然清國在日本國內。不占治外法權。又不占最優待國條欵。故日本處置支那人。唯其意。是從清政府不能主張何等權利也。雖然、既與各國訂結平等條約。允各國人民雜居。又允許商工業自由。清國人民雖無均霑之權利。而守公法原則。待遇各外國人要歸一律。此公理也。明治二十七年戰後。處置支那人之敕令。謂宜以寬大待之。至實施新條約之後。可與各外國人。約允內地雜居。是吾輩當時論旨。以爲當局者意見亦盖如斯。何圖今乃反之曰。不允支那人內地雜居。果

如此則其迂謬亦甚矣。

凡條約者。非將兩國政府及人民之權利一一而定之無遺也。不過定其一時之權利。指身言與利益指物言而已。條約規定以外。所與外國人之權利利益。固甚多矣。而此等權利之益。各依其內國法以定之。我民法第二條。揭載所關繫于外國人者原律。亦此故也。凡條約所規定之事。嚴定兩國之權限。兩國實施其條項。義所宜然。固不俟論。然條約以外。對外國人謂不宜平等措置。則非也。內國法所規定。關繫外人權利利益。通各外國人。皆宜以平等允許之。若厚於甲而薄于乙。公法國法咸不得其當矣。況開全國之地。歡迎各國人如我日本者乎。合前後觀。獨擯支那人于例外。豈非大背公理哉。

新條約。大概以十二歲爲限。旣經過十二年。權利全歸消滅。是時各外國人。情況如何處之。更宜訂結條約。以保護彼等權利利益則可。否則彼等與支那人今日狀況。同歸一轍。即彼等能依條約。而所得之權利利益。竟至消滅。當此之時。忽禁各外國人雜居內地。又拘束商工業自由乎。是固不能也。條約保護旣消滅。我依內國法。又不

能不允許與彼等權利利益。此等事情人人皆能明白。乃至實施新條約之後。獨拒支那人雜居內地。又何理乎。

排斥支那人之僻論。實始於美國及英領殖民地。非正論也。議者或曰。支那人爲勞役者工價甚廉。而且能儉不奢。是害風俗者也。妨進步者也。其實不然。此等地方。其人不富。多要爲勞役者。故政事家不得不顧勞役者勢力。又時或買勞役者之歡心。選舉之時。無多助不能操勝算。故政事家居此地者。往往助勞役者。以排斥支那人。此僻論遂流于日本。今日本之唱此論者。其謬誤可謂甚矣。

支那人勞役工錢低廉無疑。然比之於我日本勞役者。猶謂低廉乎。予輩所不信也。蓋比我勞役者有過之無不及也。今假定爲一以論之曰。日本之於勞役者。決不患其多而或憂其少也。全國人民。四分之三爲農民。近來供新事業之用者。時或憂其不足。故決不患其多也。若用支那人。以就新事業。斷不至奪我勞役者職業也。現九州地方炭坑。多用朝鮮人。何有於支那人乎。夫以用朝鮮人爲可。以用支那人爲不可。豈可謂之正論正理。美國及英領殖民地左袒勞役者。以支那人爲大敵。然以事業家而

論之。支那人實爲第一良友也。奈何勞役之反抗。政家之僻說。不使彼等用支那人乎。至如我日本。未聞勞役者有異言。與政家有僻論。何苦摸擬彼等排斥支那人之論乎。唯以勞役賃銀之事。唱排斥支那人論。此雷同外國僻論者。吁愚矣。

譯世界之日本報第三卷十號

英俄二國協商

自俄占北清一帶之地。大施政令以後。日本朝野政治家論外交者。多謂俄與英利害不兩立。非二國相見于兵馬不止。宜乘其間隙。守我國勢與利益也。上之我當局政治家。數與英國互訂外交意向。下之則有民間日英同盟論。謂非其赤心所發。必不可也。然千里白茅。不見餘地。于外交上不能別具手眼。此三四年來形勢。大率如此。我輩所見。未能縣同。世人云。英俄兩國必爭。我謂二國欲和而先爭耳。又思二國利害不兩立。策畫外交。極爲危嶮。當有定協商約束均分利益之時。于是大聲疾呼。倡日英同盟。及日英德美四國同盟之論。非一日矣。昨年著日本征伐論。直陳此意。爾來日日探究其事實。果有路透電報告曰。英俄兩國於支那。其協商以定其權力區域。將盖印畫押。世之政治家觀此警告。宜知十月之後。即有事實矣。夫此稱英俄協商者。謂英

俄接近也。英俄接近。雖非英俄同盟。而共約定分其權勢與利益。則一種支那分割策也。於是朝野政治家。所畫英俄紛爭。日英同盟、日英美德四國同盟、支那保全諸策。皆忽然消滅。大國外交。表裏權變。概有如此者。不可不察也。

我輩數言曰。歐洲政家。以爭利益權勢於歐洲之危。汲汲乎遷其紛爭危禍於歐洲以外。而其紛爭之地。第一注目者爲亞細亞。第二爲亞弗利加。立此政策者德國畢士麻克氏及英國皮哥氏。以東歐爲餌。以誘俄國。使俄德之禍。移於他族。皮氏欲誘俄國於東方。揚言曰。亞細亞廣大。英俄二國共致力也。俄若與英爭利害於歐洲。則不可不用兵。至于欲取利益于亞細亞。則惟與之協商使地無遺利。此主義英國保守黨素尊奉。彼死之後。二十七年。自由黨中與彼異其意見者。亦多贊成此義。又贊成前自由黨首領拖氏與俄國提携。使決敷禮多島事件。自由黨元老哈氏。引皮氏言。公言之曰。無與俄國爭。絕東之事。宜與俄國協商。自由黨未來首領。亦畧同此見。曰天下之治平。唯依英俄協商可保。上有皮哥氏。有拖氏。有拔氏。下有自由黨。主英俄協商保守自由兩黨中。雖時或有排俄論者。挑戰論者出。而觀英國政治社會情報。固決其必

有英俄共商之日也。

考俄國勢力之盛。及俄法同盟。至還附遼東之前後。直達其極矣。洛諾公死。馬拉伯代之。雖其形勢不變。而內有耆老舊人制肘。外有不能防俄國專權之勢。自薦親王。任敷禮多島太守以來。頗失墺國歡心。延而與德國相離隔。而英始覺其外交之無策。欲挽回其國運。大布艦隊。示天下以無敵之勢。德國乃漸與之欵接。欲得其歡心。翻然與英國親交。至以威嚇俄國。歐洲形勢。不能不一變矣。當是時美國與西班牙搆兵。法國貲財在西國者。約一億六千萬磅。西國公債。大槪在法人手中。西國若敗。法國實受虧折。於是法總統提論干涉美西爭戰。俄德皆素無異言。奧太利亦欲救西班牙皇后之厄。盖西皇后。奧國之皇女也。列國議成。與英協議。拔氏排斥此議。曰、不可抑壓同文同族。安知他日美國不可爲最信任之同盟哉。其事遂止。（未完）

萬國近事

欺侮實甚　　譯西四月二十日日本希露報

日前俄國可殺克兵在大連灣金州殺斃土人一案。中國駐俄公使屢奉廷旨。飭其向俄廷追問。乃俄外部厰拉非符氏揚言此事決不與華使開議。即使中國能以陸軍直抵聖彼得羅堡。亦可置之不理云云。夫望中國能以大軍攻入俄京。此必無之事。而俄外部口出此言。其爲外交氣壯而可嘉歟。抑因中國之弱。而敢於欺侮歟。識時務者自能辨之。

危機益急　　譯時事新報

英俄協商。爲東方一大危局。人人所知。今據時事新報所載倫敦來電云。英俄協商關於中國鐵路之事。已於四月二十九日。即中歷三月二十日經兩國畫押。其條約畧云。俄國於楊子江沿岸開設鐵路之權。決不自行希冀攘取。並不助他國之希冀攘取。英國於東三省北京一帶。亦復如是。兩國各定疆界。均平利益。使兩國所欲圖。各無障礙云云。吁可畏矣。

猶太人被逐
譯時事新報

俄國政府頃布令旅順大連灣兩地。不許猶太人居住云云。猶太人者可謂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

意欲何爲
譯伯林新報

俄國在波羅的海軍艦隊中。分遣戰鬥艦四艘。巡洋艦六艘。砲艦一艘。來東洋云。

奧國與支那
譯伯林新報

奧斯馬加國。今者派遣軍艦一號於東洋。而其首相於國會開院時。昌言於衆曰。我奧國決非有分割支那之心云云。就旁觀者論之。彼奧國之素封家。常以進取爲商略。往者奧國與中國之商務。皆經英德兩國之手。近者奧人欲改而爲直接。主持此談者甚多。然以今日奧國支離滅裂之國勢。乃欲與列國並轡染指于支那。似甚難矣。雖然、奧國之在歐洲。儼然自居于一大帝國者也。然則其于東方之問題。必不甘心爲門外漢。他日列國開瓜分支那會議之時。若彼竟不得列于議席。則大國之聲名埽地矣。此殆其所以派兵船于東方之用意歟。且以破產之意大利。猶垂涎於三門灣。而謂滅裂

之奥斯馬加。必無志於進取乎。要之支那今日之情勢如此。誰不得而侮之。

美國與支那　譯伯林新報

美國近日對於支那問題。益加注意。其政府及新聞紙上。屢屢議論之。今之務以全力占領非律賓。實爲支那問題地步也。當意人將索三門灣之時。先牒告美國政府以探其意。美人答之。謂必守中立。一無干預云云。然則美人無阻遏瓜分之意。不肯全力以助支那之保全。蓋甚明矣。其上議員芙來氏。亦往往大聲疾呼。謂今日對支那。當執强硬主義云云。全國輿論。亦大率類是矣。

瓜分勢成　譯西四月十七號香港孖剌報

歐洲各國思分中國土地。布置略定。今推計未形之界域。將來必歸俄人權治者約二兆零四萬五千五百五十七丁方里。英國四十七萬六千七百零七里。法國三十三萬零二百二十九里。德國六萬五千一百零四里。意大利七萬二千六百三十里。

煤礦出產　譯西四月二十號日本希露報

地球上各國遞年產煤共六百五十兆墩。內有三分之一。爲美境所產。英國三島產二

百十八兆墩。德國一百二十四兆墩。西班牙僅二十兆墩。實不敷其本國之用。其餘歐洲各國。每國僅產數兆墩而已。中國礦產極盛。人皆知之。然採煤礦尚少。因人多守舊。拙于製造。不知用煤之利。若將英國所製之採煤器運至中國。採掘煤斤。則中國所產之煤。可比各國現時所產之貨得四分之一。

新式氣球

譯西四月十一號域多利泰晤士報

德國軍隊氣球營。近日新製二氣球。其起落駛行之捷速而耐久。爲從前所無。今其營中有二弁。於禮拜四日將新球試演。是日十点鐘十二分。初離德京。時値順風。至午後一点鐘時。即過到覇利士留城。三点鐘時。即抵德奥交界地。是時氣球離地約有五千尺。四点鐘時球落於奥國架利垂之覇加勞士卡地方。計球行六点鐘之久。已共行得四百二里。該地民人忽見球墜地。莫不驚惶。蓋疑爲空中鬼物。故球之墮地多時。尙無人敢近。適遇一猶太人。能操德語者。上前詰問。球中一武弁。央他引導至電局。發電回國。初時地方官疑其爲奸細。欲置之監中以恐嚇之。後有軍營中人爲之解免。旋代他僱六頭牛車。運氣球至火車站。俾遄返故國云。

安南苛稅

譯西四月十八號香港孖刺報

西貢近日增收新稅。極其繁重。商旅其地者。不堪其虐矣。緣稅則所載條欵。皆令人難從。不獨抽費之重。而且抽收無一定之法。凡有物可指。即任意剝取。如由中國及香港各埠運往之荳、荷蘭薯、椰菜、諸物。爲日用所必需。然稅例太重。以致物價日昂。無論其質佳者要抽。即至腐爛。亦如額抽足。可知其稅關均係按物抽取。非審其物之貴賤而酌抽者也。

美利堅戰禍死傷人數表

譯西四月十三號域多利泰晤士報

美利堅自與西班牙開仗。至今所費軍餉。竟至五百兆銀元。且雄健兵弁因病而卒於軍者不少。今並將美國從來戰禍死傷人數表列于下。

卡韈尾亞（地名在黑海之北）之戰。臨陣之兵。共一兆四十六萬零五百名。戰死者五萬三千八百七名。抱病而死者四十九萬二千二百名。因傷致命者六萬六千名。

南北美利堅交戰。自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至六十五年。臨陣兵二兆三十三萬六千名。戰死者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七名。抱病而死者四十一萬九千二百四十名。因傷致命者。

三萬四千零六名。

近年與西班牙開戰。臨陣兵四十七萬四千七百一十七名。戰死者二百九十三名。抱病而死者五千二百七十七名。傷者一千五百七十七名。今仍在非律賓與土人開仗。將來戰死之數。又不知紀極。嗚呼慘矣。

列強新闢屬地表

譯西四月二十七號希露報

近十八年來地球內各國新闢屬土。共增八兆六十七萬零一百二十丁方英里。英之呑沒埃及大地。猶不在此數之內。今更將各國闢地廣狹數表列於下。

國名	增地
英吉利	共增三兆九十八萬七千三百十二方里
法蘭西	共增二兆九十三萬六千五百六十二方里
德意志	共增一兆零二萬零零七十方里
俄羅斯	共增二十六萬五千三百八十一方里
美利堅	共增一十六萬零六百零一方里
荷蘭	共增一十二萬三千六百七十七方里

葡萄牙　共增九萬六千六百零五方里

西班牙　共增七萬九千九百十一方里

西班牙近雖失其非律賓羣島。然較諸一千八百八十年該國所領屬土之數猶過之。至丹墨一國。從前亦多屬土。然在十九世紀內。未嘗增多尺寸。統計以上八國。於十八年間收得屬土。比諸八國原有之土地。共多七倍七。在英國則增七十五倍云。

哀哉我民　譯時事新報

北京來電德國駐於日照之兵。欲強姦中國婦人。因有阻礙。致殺中國人一名云。哀哉我民。聞之者能無髮指。

又載北支那新報云。德兵以沂州府衙門爲行營。因府民許某與敎士爲難。今搜索不已。頃有德兵一隊襲膠州附近地一村落。放火燒之。今尙有多數之兵卒。將靑島向濟南府進擊云。

日本索廈門租界　譯西四月十四號香港孖刺報

訪事人函云。日本請開廈門租界一節。我西國旅東方人士不可察也。緣日本駐廈門

領事向道臺索開租地。要在虎頭山下取足六十九萬六千丁方英里。其他古段幾近萬夥。棺骸幾及五萬具。夫索地於中國幾於無國無之。然未有如日領事要租此等地段之愚。何也。既租此地。勢將勒令土人將此萬家之葬骨掘遷。土人必不甘服。加以草約內要將界內現存之八百居宇遷去云云。無論一旦發掘五萬具枯骨。有傷地面生人。即令地方官出示徙民居。恐生禍變。且中國人性質。凡有礙於其祖宗墳墓。甚於履虎之尾。余甚欲貴報將此事登於報章。庶使日政府聞而改圖也。況日人在厦門營業尚微。今竟要索租界。亦欲隨處得地而已。雖然、索地而無觸土人之怒則可。若索地而致碍土人。易生禍亂者。外國人可以容喙於其閒。

清國逋臣行蹤

譯西四月十四日域多利泰晤士報

清國奉詔逋臣康有爲。於禮拜五夜。乘日本咽蘇美船抵埠。禮拜六下午。本館訪事人往謁之。述云。康君未通西國語言。藉李夢九葉恩麥梯諸華商代爲繙譯。康君爲中國最著名之人。然年尚壯。大約在三四十歲之閒耳。而於中外治法。能講求而熟之。進見時。見其身穿藍袍。頭戴小帽。帽頂紅色。足穿中國裝鞋。康君本維新之人。而其身中

服御。仍尙中國欵式。與在埠之華人無異。且若有不忍舍之意。康君言語甚捷。每一開口。笑容可掬。可知其言語之能動人聽聞。當其在中華會舘演說時。鄉人羣聚觀聽至千數人。擧座爲之傾倒。至有泣涕者。凡有事各鄉親皆願代勞。惟康君則槪不領受。每當外遊。上落馬車。衆鄉親迎候道旁。莫不深深敬禮於他。他答禮畢。隨與各人言說。節節皆有禮法可觀。故自到域多利以來。深得鄉人信服。康君對余言。不日即當轉徃倫敦。蓋欲將中國危亡之故。陳說於英女皇前。望英皇開導中國西太后。令其勿復死心庇俄。以誤其國。緣俄員來東。屢貢熒惑之言於西后。及諸守舊大臣。稱天下之强。莫過於俄。地球上之國。如欲自存。應託俄爲保護。故西后信之。康君又言處今日地球上。如不設法拒俄。中國瓜分之禍不遠。俄人亦趾高氣揚。莫可抵當云云。觀俄國近日於滿州附近。基礎已定。諒康君亦以我英得威海爲宜。且聽康君所言。其意見正與歐美間識時務之人相同。夫俄國在東方政策。無非欲占中國一大分土地。令可通至太平洋爲界。惟我英並不欲廣佔境土。祗欲推廣商務而已。是俄國則欲以兵爭土地。我英則欲以兵爭商務也。故今日籌拒俄之策無他。惟有廣招英商務於中國

內地。或可壓倒俄人之氣燄。又聞康君此行欲遍遊歐美。惟不欲往俄境。康君言至此。觀其面帶哂笑之容。夫康君今日則見逐於中國。然藉此得以出遊外國。增廣見聞。未爲不幸。且康君之爲人。極好講究物理。每到一地。必逐物問明其理。

余問以李鴻章問于康君。康答言李鴻章近日無權辦事。且值東方政海波翻之會。垂以風燭殘年。難於興舉大事。政府亦不倚任之。觀近日委查河務可知矣。夫李鴻章位極人臣。當日聲勢極其赫奕。今日僅予以不甚愛惜之差。然則於中國政事。即欲管理。恐不能久。康君又言余向未離中國境土。自二十年前遊學至上海。此時即知英國政治之美。心焉許之。以爲英旣闢土之多。經商之廣。必由政治之美備。因此慨然觸念中國之積弊。非大加更革。不能自主。

康君又云。余自幼極好讀書。凡觀歷代經史。了不知倦。至去年蒙 皇上召見。信心委任。故我每奏云。凡國必當開新以求進步。如徒守舊。必至於亡。乃皇上信用之深。言之無不聽從。倘由此改革三年。則中國可以全變。十年則中國成一東方强國云云。

余又問康君以西后之不悅變法。果是俄國聳之。抑爲舊黨所惑。康君答言。二者均生

阻力。葢其所施政策。與俄國所愚滿政府之策相反對。故俄公使等切忌之。至守舊黨人。則因其議聘任客卿以成維新。而嫉惡之。然彼等衰謬大臣。老而無能。於開新事實無裨益。自問不能任事。又恐失爵位。故抵死相拒。因是之故。皇上雖信任。而所條陳新政。皆爲西后黨所抑而不行。西后行事之不善。難以偏舉。獨如與軍事以禦外侮。本切要之事。乃既籌得鉅欵。而西后不以之整軍實。而轉以修築頤和園。當國帑空虛之際。西后竟不惜有用之財。以供浪費如此。康君又言中國今日維新之機雖窒。然民智已開。待三數年後。必再有人出而持之。在外人觀此時之中國。必不可收拾。然果有豪桀相與振奮爲治。未必終不可救。康君言至此。余觀其詞氣之激昂。體度之厲。即知其果熱心愛國者。他日中國再有維新之機。舍康君莫屬。吾知其時直如號角一鳴。萬夫響集。余又聞康君言中國近日極多少年聰敏有志之士。極知中國之不能變法。皆由上官之阻隔。然自去年八月以後。滿政府大捕康黨。故彼等少年志士。稍爲斂抑。然其心地之明白。皆服從變法之事。現康君之家產盡被封禁。至康君出險時。則賴上海之英領事極力保護。故得免於難。當余等查問其走險情形。康君一一答

叙明白。方言之頃。窺其神色若以此等事爲不足動心。且言已之生命。要當如是者。吾聞東方人士。凡有欲殺害人者。多暗使置毒于食品中。惟我知康君到香港時。多用英人進食。故無妨此禍。至滿政府初欲捕康之時。則揚言康進丸毒弑　皇上。以聲其罪。使人不疑之。蓋即用進毒殺人之事。以誣之也。康君又言　皇上今雖被困於宮中。然尚生存。

康君又言。彼所陳於皇上之政。其大者如開學堂。建鐵路及農商礦諸務。中國礦產最盛。如西人近有在中國開礦得一金條。重且三十鎊。惜辦理不善。又不能隨意開採。中國種種新政。其阻力之多。皆類是。西太后黨今則志得意滿。事事皆爲所欲爲。又云西太后並非　皇上生母。不過先帝遺妾。今彼政權獨攬。置　皇上於不問。其意甚難揣測。康君同行者一書記員。又一日本人爲日政府派來隨康君遊歷。使到各國日公使署。以便於招呼。並導往各國衙行作繙譯。故康君所到。得遍見各國官員。康君現在域多利甚獲安泰。埠上華人。多望　皇上復政云。

接第十二冊

徒重稅亦烏能絕之哉。英人嘗重稅麥入矣。卒以大困。旋去其稅。惟重稅不切民用者。故凡謂以商務稅務取人之國。皆西人之舊學也。彼亡國者。別有致亡之道。即非商與稅。亦必亡也。印度南洋羣島。豈有一可不亡之政哉。閱歷久而利害審。今且悉變其說焉。且夫絕其通商。匪惟理不可也。勢亦不行。今之吳楚。古之蠻夷也。自河南山東視之。儼然一中外。縣使畫江而守。南不至北。北不至南。日用飲食。各取於其地。毋一往來焉。能乎不能乎。況輪船鐵路電線德律風之屬。幾縮千程於咫尺。玩地球若股掌。梯山航海。如履戶闥。初無所謂中外之限。若古之夷夏。更烏從而絕之乎。為今之策。上焉者奬工藝。惠商賈。速製造。蕃貨物。而尤扼重於開丱。庶彼仁我。而我亦有以仁彼。能仁人。斯財均。而己亦不困矣。次之力不足仁彼。而先求自仁。亦省彼之仁我。不甘受人仁者。如能仁人。既省彼之仁我。即以舒彼仁我之力。而以舒之者仁之矣。不然、日受人之仁。安坐不一報。游惰困窮。至於為人翦滅屠割。揆之上天報施之理。亦有宜然焉耳。夫仁者通人我之謂也。通商僅通之一端。其得失已較然明白若此。故莫仁於通。莫不仁於不通。

惜時之義大矣哉。禹惜寸陰。陶侃惜分陰。除自天子之萬機。以至於庶人之一技。自聖賢之功用。以至於庸衆之衣食。咸自惜時而有也。自西人機器之學出。以製以運。而惜時之具乃倍。今第即運言之。執途人而語之曰。輪船鐵道。可以延年永命。無則短祚促齡。鮮不笑其妄矣。而非妄也。有萬里之程焉。輪船十日可達。鐵道則三四日。苟無二者。動需累月經年。猶不可必至。此累月經年之中。仕宦廢其政。工商滯其貨殖。學子荒其藝文。傭走隳其生計。勞人傷於行役。思婦嘆於室庭。緬山川之履綦。邈音書而飛越。寒暑異候。盜發不時。此父母兄弟骨肉朋友之親。死生契濶。離別憂悲之什。所由作焉。坐此僕僕。無所事事之氣體。雖生而無所裨生人之業。則生不異於死。是此經月累月之命短焉矣。由此類推。無往而非玩時愒日。即幸而得至百年。無形中已耗其强半。又況軍務之不可遲而遲。賑務之不容緩而緩。豪傑散處。而無以萃其羣。百產棄置。而無以發其采。固明明有殺人殺物之患害者乎。有輪船鐵路。則舉無慮此。一日可乘十數日之程。則一年可辦十數年之事。加以電線郵政机器製造。工作之簡易。文字之便捷。合而計之。一世所成就。可抵數十世。一生之歲月。恍閱數十

年。志氣發舒。才智奮起。境象寬衍。和樂充暢。謂之延年永命。豈爲誣乎。故西國之治。一旦軼三代而上之。非有他術。惜時而時無不給。猶一人併數十人之力耳。記曰爲之者疾。惟机器足以當之。夫惜時之效若此。不惜時之害若彼。語曰化世之日舒以長。亂世之日促以短。有其以惜之。與無其以惜之。治亂之大閑。閑於此也。若夫微生滅之倏過乎前。與不生不滅。相續而成世界。因而有時之名。於此而不惜。乾坤或幾乎息矣。今不惟不惜。反從而促之。取士則累其科目。用人則困以年資。任官則拘於輪委。治事則繁爲簿書。關吏則故多留難。鹽綱則抑使輪銷。皆使天下惟恐時之不疾馳以去也。嗟乎、時去則豈惟亡其國。將並其種而亡之。抑豈惟存亡爲然哉。宣尼大智。至七十而從心。善財凡夫。乃一生而證果。然則惜時之義。極之成佛成聖而莫能外。

微生滅烏乎始。曰是難言也。無明起處。惟佛能知。毛道不定。曷克語此。雖然吾試言天地萬物之始。洞然窅然。恍兮忽兮。其內無物。亦無內外。知其爲無。則有無矣。知其有無。是亦有矣。俄而有動机焉。譬之於雲。兩兩相遇。陰極陽極。是生兩電。兩有異同。異同攻取。有聲有光。厥名曰雷。振微明玄。參伍錯綜。而有有矣。有有之生也。

其惟異同攻取乎。其成也。其惟參伍錯綜乎。天地萬物之始。一泡焉耳。泡分萬泡。如鎔金汁。因風旋轉。卒成圓體。日又再分。遂得此土。遇冷而縮。由縮而乾。縮不齊度。凸凹其狀。或衺暴果隤。乃有紋。紋亦有理。如山如河。縮疾乾遲。溢爲洚水。乾更加縮。水始歸墟。沮洳蔚蒸。草薺虫蜎。蠥他利亞。微植微生。螺蛤蛇龜。漸具禽形。禽至猩猿。得人七八。人之聰秀。後亦勝前。恩怨分結。萬生萬滅。息息生滅。實未嘗生滅。見生滅者。適成唯識。即彼藏識。亦無生滅。佛與衆生。同其不斷。忽被七識所執。轉爲我相。執生意識。所見成相。眼耳鼻舌身。又各有見。一一成相。相實無枉受薰習。此生所造。還入藏識。爲來生因。因又成果。顚倒循環。無始淪涽。淪涽不已。乃灼然謂天地萬物矣。天地乎。萬物乎。夫孰知其在內而不在外乎。雖然、亦可反言之曰。心在外而不在內。是何故乎。心之生也。必有緣。必有所緣。緣與所緣。相續不斷。强不令緣。亦必緣空。但有彼此迭代。竟無脫然兩釋。或緣眞。或緣妄。或緣過去。或緣未來。非皆依於眞天地萬物乎。妄天地萬物乎。過去之天地萬物乎。未來之天地萬物乎。世則既名爲外矣。故心亦在外。非在內也。將以眼識爲在內乎。眼識幻而色。故好

色之心。非在內也。心棲泊於外。流轉不停。𣿭至無所棲泊。執爲大苦。偶於色而一駐焉。方以得所棲泊爲樂。其令棲泊偶久者。詫以爲美。亦愈以爲樂。然而旣名之棲泊矣。無能終久也。棲泊旣厭。又轉而爲之他。凡好色若子女玉帛、若書畫、若山水、及一切有形。皆未有焉。好其一而念念不息者。以皆非本心也。代之心也。何以知爲代。以心所本無也。推之耳鼻舌身。亦復如是。吾大腦之所在。藏識之所在也。其前有圓窪焉。吾意以爲鏡。天地萬物。畢現影於中焉。繼又以天地萬物爲鏡。吾現影於中焉。兩鏡相涵。互爲容納。光影重重。非內非外。

其謂有始者。乃卽此器。世間一日一地球云爾。若乃日地未生之前。必仍爲日地。無始也。日地旣滅之後。必仍爲日地。無終也。以以太固無始終也。以太者。亦唯識之相分。謂無以太可也。旣託言以太矣。謂以太有始終不可也。然則識亦無終乎。曰識無始也。有終也。業識轉爲智慧。是識之終矣。吾聞□□之講大學。大學蓋唯識之宗也。唯識之前五識。無能獨也。必先轉第八識。第八識無能自轉也。必先轉第七識。第七識無能遽轉也。必先轉第六識。第六識轉而爲妙觀察智。大學所謂致知而至知也。佛

之所謂知意識轉。然後執識可轉。故曰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藉乎格物。致知者萬事之母。孔曰下學而上達也。朱紫陽補格致傳。實用華嚴之五教。華嚴小教小學也。非大學所用。其四教者。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始教也。以求至乎其極。終教也。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頓教也。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無不明矣。圓教也。無論何事。要必自格致始。此之謂妙觀察智。第七識轉而爲平等性智。大學所謂誠意而意誠也。佛之所謂執。孔之所謂意。執識轉然後藏識可轉。故曰欲正其心。必先誠其意。執者執以爲我也。意之所以不誠。亦以有我也。惟平等然後無我。無我然後無所執而名爲誠。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以我欺我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當其好惡之誠。不知有我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不惟有我。且有二我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灼然見其有我也。欲其無我。必修止觀。君子必愼其獨。孔門之止也。曾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孔門之觀也。十手十目。佛所謂之千手千眼。千之與十。又何別焉。又以見人十能之己千之也。此之謂平等性智。

此稿未畢

又恐爲彼所疑。曲作笑容。務以掩之。遂相伴還于旅館。時日已西沉。街上之電燈。燦然耀目。又以事机已迫。心緒忙亂。忡忡不安。欲守城長之速返。已得與幽蘭范老二人。共議計策。而守城長猶留旅館而不去。晚餐既畢。乃呼幽蘭女史語當日之遊興。狎居忘迹。諧謔之語。不可聽聞。妾獨憂悶愁思。如刺肺肝。如碎頭腦。郎君察妾當日之苦心否乎。言畢。倒酒傾杯。撫胸太息。已而又語曰。妾謂守城長曰。閣下今日爲妾携綏執轡。親當僕御之任。其疲勞如何哉。守城長笑曰。僕在令娘之側。恍如遊于蓬萊。何暇辭苦艱耶。唯恐爲令娘之累耳。漸起身辭去。吾三人直入密房。妾不覺爲聲曰、咄彼癡漢。消我黃金之光陰。幽蘭女史慰問曰。且柔聲怡色。而語今日之吉凶。妾乃探懷出所寫之小地圖。示曰。密計殆中于竅。是妾今日談笑行步中所作也。雖不甚分明。亦足以講計策。乃相與語其山勢水態。計其行裝準備。時夜既深。四面閴寂。幽蘭女史曰今更已闌。市店皆已就寢。不能購器械以爲明旦之備。如之何則可。范老曰。吾亦以是爲慮。嗚呼吾畢生大事。勞生盡智。漸欲其成。而以深宵之故。終不能達其志。妾嘆曰。使彼賤丈夫早去。我豈有此憾哉。聲未了。窓外聞滴滴之響。范老開

戶。一陣之涼風吹雨。颯颯入襟。翠簾飄颻。彩燈消。范老急掩戶。妾大喜曰。噫、皇天未棄我。惡以今朝之雨。我計策必成矣。此際無庸悲嘆。幽蘭女史曰何故。妾曰王羅守城長之遊郊外也。在欲將軍之保養。第冒風雨。凌泥濘。想必不行。應待新晴。乃命駕耳。妾等因得一二日間。徐得計畫密議。風雨益甚。簷滴之聲愈喧。妾等前途之計畫。亦知非於明日。胸懷僅得綽然。妾又把地圖反覆說其計策。且曰此事若成。奔于何地而可乎。佛國雖便。而境界嚴肅。電線無處不通。追跡亦必急激。戴皇見慕將軍。遁于南方。是亦人所最注意處。而政府之警察。亦無如彼處之密。妾不得不甚惑之。幽蘭女史曰。妾始迷之。雖然漸得其計。蓋幸得奪老父。直取路于東北。出其不備。力晦蹤跡。渡伊武浪河。航意大利。有峨馬治者。歐洲之俠勇。自由之泰斗也。得其一諾。而決去就。雖天下之强國。亦不能奈何者。想老父所見。或亦同之。范老拍案曰。此計最妙。孫子曰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又曰行千里而不勞者。入無人之地也。今日之事雖非兵事。鑑之以決謀。可無大過。妾亦賛之。此議遂決。時案頭之自鳴鐘。鏗鏗報第四點。明早風漸收。雨未歇。范老稱英船之水手。購三枝之短銃。與二

襲之男裝。妾等在房中。整行李。火書冊。各爲明日準備。日既過午。煙霏雨散。清涼似初秋。幽蘭女史曰。王羅亦是姦猾多智之老漢也。尙宜詳其動靜。飾情迎意。使彼更無所疑。妾乃遣人招之。幽蘭女史故裝嫺雅愉悅之狀。諧謔怨言。以試其動止。彼既心骨蕩然。悠悠軟語。又不見怪訝之態。談笑良久。彼將歸去。妾握其手微笑曰。夜雨多情。實導今朝之握手。而東風無賴。恐誤明朝之把臂也。雖然若幸得晴時。必逍遙于翠野碧溪之間。遠認玉姿。以慰妾相思之念。彼乃回首笑曰。是亦僕之所望也。但令孃必勿爲他人所疑。遂出門而去。此夜妾呼館主託曰。妾等明日欲聯騎遊于郊外。願爲備二頭之駿馬。性柔順而疾足者。又展地圖示范老曰。先至松林。待妾等即夜負范老行李。僑扮農裝而去。至于翌日。妾等亦素飾輕粧而出。幽蘭女史騎白馬。妾鞭驪駒。馳至郭門。有一警吏。夾道而立。一人進遮馬前。止幽蘭女史。將有所問。他有一人急來。撲其肩。暫耳語。相視而笑。徐開路曰。貴孃行矣。行矣。並無有所問。蓋彼守城長之家奴。能知妾等者。不敢怪也。一夜之雨。半日之晴。泥路新乾。馬蹄颺塵。既而見松林蓊鬱。妾乃入于其中。范老猶踞樹根。側置行李。妾等至。紅蓮尙欲有言。

時老僕有數顆果實。盛入于竹籃來曰。邸後之苹果漸熟。何不試其甘酸。紅蓮直把小刀。切一顆而爲兩片。以一片與散士。自喫一片。曰嗚呼、是勝仙掌之甘露。妾僅得浥于喉舌。請更語其後之狀。于時范老乃開行李使變粧束。妾等直脫衣而穿男裝。頭戴烏黑之高帽。目掛鴨綠之眼鏡。假髯掩于鼻下。短銃在于腰間。自遠望之。堂堂焉偉丈夫也。相見不覺一笑。笑聲未終。前頭有匹馬嘶鳴。我馬亦欹耳而欲相和。范老急取木枝。銜于馬口。更以一條麻索。固結其上。使不能鳴。暫有二騎並轡。左視右顧而過。范老自林間見之。拍節曰皇天未棄我。今日之事既成矣。妾問曰何爲出此言。范老曰彼即警吏斥候于路上者也。使彼遲來一刻乎。使我早去一刻乎。若我策爲彼所覺。積日之苦心。轉瞬之間。徒歸畫餅而已。誠哉机會之來。間不容髮歟。乃疾奔至于橋邊。妾與幽蘭女史望之。范老屈身運轉數圍大石。極力亂列于路上。磊落崎嶇。使車馬不可通。既還來曰雖造父擧鞭而御八龍。亦留于彼處耳。况王羅之車哉。老奴伏於其側。發銃爲號以刦彼。兩娘直驅馬大聲叱呼而來追。再轉身而去。妾等年猶壯。意氣最雄。然以其成否未可知。骨柔肱弱。似不能制。如范老其人。經歷已多。老成練達。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眞不易得之才也。今妾等得此人。亦是旻天之憐忠誠耳。時幽蘭女史上于小邱。直下忙告曰。一輛之馬車向橋邊來。妾聞之心胸鼓動。脈脈如波瀾。乃鼓氣振勇。躍而跨馬。隔草葉木枝見之。歷歷可辨。御者執鞭坐于車前。警吏帶劍倚于其左。守城長與幽蘭將軍相語。並坐其中。馬車方漸近橋邊。砲聲忽轟于樹間。守城長大驚。放聲曰。有賊有賊。鞭馬速走。語未終。乍又轟然一聲射警吏。傷之。警吏倒墮路側。妾等乘机提短銃鞭馬迫之。守城長與御者魂散魄褫。不知所出。唯極力輪鞭。亂撻馬背。馬亦大駭。振鬣揚蹄。向橋畔而走。忽逢巨石横于路間。狹隘崎嶇。又追騎在後。欲進不能進。欲退不能退。周章狼狽之狀。可想而知也。幽蘭女史急以西語疾呼曰伏兵速出。誅姦賊。救忠良。在此一擧。御者聞之。捨鞭自投水中。守城長亦欲跳身而遁。范老認之大怒。一拳擊倒于車下。直進而擬以短銃。妾止之曰彼姦惡雖已貫盈。豈忍漫殺乎。時幽蘭女史下馬在于其傍。乃解馬口之麻索與范老。使縛守城長。自向車上。執將軍之手。自車扶下。揮淚告曰。此二人者兒刎頸之友。皆捨身而救阿翁危急者也。先遯此處。而後詳語顚末。范老縛守城長。且以白巾裹其面。引

荎林中。固繫于樹根。又携前所脫之女裝。來與妾等。妾即與幽蘭女史相扶而去男裝。使將軍與范老着之。再變身而跨馬上。范老亦變服。直毀車轅。斷馬綏。解其二馬。右手執纓轡。左手摩將軍。呼曰請閣下先騎之。更執舊衣投于河流。自跨一馬。幽蘭女史問將軍曰。將欲逝何地。將軍曰委命于皇天。取路于東北。向于意大利而已。女史曰老父所見。亦與兒同。於是四人並轡鳴鞭。颺塵捲沙。將軍先導。取路于無人之境。向于東北而馳。約十餘里。飢渴交迫。將軍勇壯矍鑠。雖本有意氣盖世之風。然久在囹圄之中。肉瘦神衰。加以當日所騎之馬。無鞍無鐙。最勞四肢。困憊殊甚。既而日暮馬疲。雖牽之不動。雖鞭之不進。四人不得已。棄馬步行。時雲暗而星河無光。風起而山雨欲降。路上闇闇。不辨險夷。一步一息。唯任足行。夜漸深而疲饑亦極。回首有一歧路。茅屋在其旁。相去甚近。皆私喜冀可求一飽。行近見之。乃路上之馬廐也。荒寥闃寂。並無人跡。皆大失望。然以疲倦而不能再行。乃相携登於樓上。蛛網縱橫。塵埃寸積。而不以爲陋。轉身直臥其中。范老擧首。遥見窓外孤燈掩映。隱於林間。起身曰老奴請去求食。直下樓循途而去。妾等積勞之餘。不覺入眠。忽而霹靂一聲。

驚破吾夢。開目視之。金蛇閃閃。穿壁而入。雷聲隱隱。破山而來。狂風欲捲茅檐。驟雨似傾江海。未久又有人馬之聲。雨響雷轟。相混而至。妾急起身而語幽蘭女史曰。彼聲豈非追兵之迫乎。語未終。戶外喧騷。或呼曰發見發見。妾聞之以爲命運極于茲矣。心胸惕惕而悸。怒氣勃勃而發。乍而十數士卒。排戶而入。一人持火曰幸甚幸甚。薪炭在此。火爐在彼。相集然火于樓下。喧嘩談笑。各解濕衣而烘之。妾等意少不安。士卒然火益熾。焰烟充于樓上。掩袖防之。亦不可避。呼吸出入于鼻口之間。欲喚不能喚。欲起不能起。艱苦煩悶。眞不可堪。妾潛聲曰。空失命于煙焰之中。不若决鬪而潔死。幽蘭女史止妾曰。是所謂血氣之勇。何輕身死于賤兵弱卒之手乎。可忍而忍之。尋常之人耳。不可忍而忍之。非妾等之所望乎。忍死於此。愼勿妄動。且彼不知妾等匿于樓上。唯來避風雨而已。不久必去。妾不得已俯首而待其去。樓下燎火。或緩或猛。煙焰猶昇騰不止。氣息欲絕者數次。將軍卒然發苦聲而咳息。樓下一卒聞之。告衆曰樓上有人。似爲咳息之聲。一卒曰否。小鼠之響耳。廐舍何得有人。或怪或笑。談論不决。一人曰登而探之。欲動身。乃曰無階梯。不能登。一人曰既無階梯。安得有人。

曷足怪乎。一笑而止。既而士卒等相語曰。東方漸白。雨聲亦微。賊徒自是必奔南方。寄於頓加羅黨。雖然、彼徒步而已。追捕固自不難。遂整頓行裝。步騎相開而去。夫妾等脫虎口之難如此。伊時心神少定。然猶餘煙漠漠。室內如布餘霞。乃欲啓窓散之。支兩手而半起。忽爲殘煙所薰灼。目炫魂迷。撲然而臥。樓下范老有聲曰。將軍與兩娘無恙乎。敵兵已去南方矣。妾聞之發微聲曰。范老速啓窗戶。並求與一杯之水。范老盛水于馬槽。登來與妾。開窗振巾。掃去煙焰。妾一喫而蘇。引手而揮幽蘭女史。又欲進水。女史俯臥而不應。視之則與將軍互相保持。氣息如欲絕者。惟幸血脈之微動而已。妾與范老驚愕殊甚。乃開其口注水擁背而呼。既而二人豁目。精神稍定。女史顧謂范老曰。范老去後。追卒沓至。妾以爲范老途中被捕。妾等潛蹤之被發覺。既而知其不然。又以爲范老雖未就縛。歸來之困苦。眞不可量。戰戰如履薄氷。兢兢如臨深淵。加以煙焰充于樓上。氣息難通。妾等之愁苦。亦可想見。雖然今衆皆得無恙。豈非天哉。范老曰老奴先至林下。認一農家。敲戶述情。求食而還。時雷雨驟至。不能移步。因暫避樹下。遙聞人馬之聲。自西方來。心大訝之。而大雨淋漓。追卒忽然而至。

此稿未畢下期續錄

蘆湖樓正望富士山 山巔積雪冬夏不化雲在中層峯在下倒影湖中澄鮮幽絕誠異觀也日主行宮在焉 更生

箱根山頂浴蘆湯。山荒草白雲茫茫。石徑犖确馬難步。下嶺忽見明湖光。清漪縹渺落山影。如見西湖浸葛嶺。湖濱人家湖邊樹。扁舟容與走馬路。繫馬上湖樓。富士正當頭。峯巔積雪照白日。高入青天一萬尺。雲容容兮在中央。芙蓉碧瓣在下旁。倒入明湖影奇絕。黛色波容共明滅。有如白頭仙人擁玉女。縞衣羽裳飄飄舉。白銀宮闕現華嚴。金沙寶栭善見處。諸天游戲墜白帽。世人那知藍竹路。絕頂山湖絕頂樓。欲長幽隱洗我愁。惜非吾土難淹留。王孫芳草解幽憂。

夜成 譚嗣同

苦月霜林微有陰。鐙寒欲雪夜鐘深。此時危坐管甯榻。抱膝乃爲梁父吟。斗酒縱橫天下事。名山風雨百年心。攤書兀兀了無睡。起聽五更孤角沈。

贈入塞人 譚嗣同

一騎龍沙道路開。王庭風雨會羣才。筆攜上國文光去。劍帶單于頸血來。柳外家山陶令宅。夢中秋色李陵臺。歸舟未竟鐃歌興。更譜防邊畫角哀。

弔維新諸君子三首　介公

悵望中原勢欲傾。陰霾奪日鎖王城。牝雞未死飛龍禍。狡兎猶生走狗烹。三字鍛成寃有獄。萬家痛哭罪無名。中流砥柱齊摧折。魚水君臣各不平。

傾危共濟枉和衷。死後何人敢效忠。一片苦心俱化赤。九原寃血未沉紅。信讒竟出垂簾策。戮力難成曲突功。誰向燕臺收駿骨。徒嗟馬革裹英雄。

英雄死事曷勝哀。到底紅羊刦未灰。不信文章能買禍。誰知鸚鵡竟招災。君王枉力行新政。蒼昊何心忌異才。羅織黨人千古恨。空餘熱血灑泉臺。

長相思　咄咄和尚蔚藍

殘星滅沒天未央。孤燈閃影低近牀。攬衣推枕坐長歎。欲眠不眠思故鄉。富士之山高而峻。東瀛之水阻且長。山高水長魂飛苦。心怯空房淚如雨。長相思兮在何許。

陳東寶　鄭崑山　邵禮堂

鮑德滿　鍾耀芳　陳雨田

羅鏡銘　曾紀華　廣恒泰

陳子英　姚贊廷

劉吉堂　蔡上翔

右每名捐銀貳圓

以上二百八十八名共捐銀五百柒拾陸圓

鮑金寶　陳耀堂　陳炳階　溫德林　鄭榦臣　蔡寶林　林　星　蔡鳳祥　羅廷勳　王行全　陳　林　陳　永　任潤錦

道勝銀行　方榮芝　唐文彥　蕭鳳韶　野村政次郎　其新號　王菊汀　發昌號　鄔鳳鳴　姚亞九　霍汝滄　張華煥　張明三

鮑冠藏　梁爵臣　興泰號　羅蕙群　雙英館　兩益號　錦珍號　陳竹村　羅衛賢　陳松枝　馮達朝　發　記　盧日昇

陳秀亭　陳觀鑑　繆健生　劉玉臣　羅藉生　鄭禮記　丁慶全　羅衛清　陳孝忠　徐春華　梁朝英　張華友　吳觀宏

東昌號　邱星舟　劉次榆　羅炘慶　權　記　陳鑑榮　崔錫之　朱少山　羅松軒　彩聯堂　任立遠　廣信祥　楊旌賢

黃朝和
鮑貫昭
周壽嵩
溫遇貴
潘桐城
黃玉章
趙世德
鄭瑞參
姚貴坤
周震棠
陳汝儉
陳繼生
福利號
洪時斌
何國興
羅亞賓
薛 福
梁德錦

榮興號
鮑守彤
陳傳球
鮑世常
簡文樞
包賀甫
俞子芳
王銀泉
黃廷杜
孔賀才
王乾壽
燕香號
張春生
黃滿堂
李蓮生
張有儀
李杏芳
李祺暢

鮑星聚
曾廣澤
盧維端
溫樹德
張鶴庭
羅貽芳
朱錦泉
譚績卿
汪金田
鄭來順
關應聰
包亞九
源信號
沈林坤
招榮樞
梁紹陵
陳瑞初
洗添啓

趙日初
林景山
盛連慶
吳瑞根
曾瑞琪
朱振庭
梁和記
蔡寅初
鄭張景
關福泉
孫錦福
德合號
陳亞全
林啓瑞
阮錬甫
薛 地
湯 標
陳爾傳

鮑守朗
鄭豫堂
盧 樞
鮑維德
鄭長根
黃聲凱
龔坤生
利隆號
王瑞禹
王九阜
吳梓玲
楊亞發
繆熾昌
鍾國華
黃澤成
義和號
馮元熙
黃閏富

周李桂
黃兆忠
遠芳樓
黃滿光
許明鼎
鄭炳秋
陳浩然
王品蘭
陳　忠
林聖鈿
楊　鏡
呂月丕
劉錫焜
唐佛容
廣萬榮
關應鐘
魏光炎
順隆號

黃權勝
吳耀棟
源瑞檀
馬積石
黃連發
羅鑑賢
利和號
鄭雲卿
魏光琳
梁　河
曾　咸
陳　申
劉日先
霍雨泉
馮子榮
杏　記
曾訪芻
陳啓恩

鄧建業
劉緝哲
馬樹堅
黃潤時
蔚艮玉
協昌號
岑倫標
魏振敬
陳　乾
林春泰
廣萬祥
羅亞五
蔡麗湘
黎寬裕
何禹溪
黃文照
包振宏
姚善甫

李棟獻
黃仁鑑
劉松長
宜興號
陳長財
楊君璧
吳泰生
葉　壽
林賢義
梁煥江
郭　成
林錦田
蔣海祥
賴　桐
其昌號
陳立生
陳日升
何堯階

吳耀心
黃明玉
李伙敬
梁就寬
何堯初
黃達生
曾美初
魏光餘
盧　洞
林聖禧
黃正福
趙　先
阮敬庭
蕭兆艮
羅卿南
關燿垣
同順利
陳慶麒

林樹嘉　陳慶彬　鮑廣志　林耀生　陳紫階
協源號　陳微閣　同昌號　黃乾芳　茂隆號
陳禮常　恩記　羅仲獻　廣和隆　楊復初
陳池　吳燕村　梁華　永茂源　郭雲鈞
杏林春圃　冼志　關德甫

右每名捐銀七毫五仙
以上二百六十八名共捐銀貳佰零壹圓
共柒百四十三名捐銀貳仟參佰壹拾陸圓

續將捐欵列左

平岡浩太郎捐銀拾大圓　日本新聞社捐銀拾大圓　萬朝報社捐銀拾大圓
服部敦捐銀伍大圓　畢永年捐銀貳大圓　畢永慶捐銀貳大圓
羅潤楠捐銀貳大圓　林又六捐銀貳大圓　奧田秀次捐銀貳大圓
廣瀨金七捐銀拾大圓　大谷支店捐銀伍大圓　黃望廉捐銀伍大圓
岡次郎捐銀壹大圓

以上十三名共捐銀陸拾陸大圓

各東捐銀數列左

鮑芳昭翁捐東共捐銀參十六元　繆輝常翁捐東共捐銀五十五元七毫五仙
楊祖顏翁捐東共捐銀九元　阮翘生翁捐東共捐銀貳十參元

未畢

本舘告白　啓者本舘照前時務知新報例每年出報三十三册減實價洋四元自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第一期報至本年十月初一期報止即足三十三册之數以後陸續出報如尙蒙　賜閱按册加收如有不自第一册起閱者推後派足三十三册之額即算全年至定閱半年則以十六册計取費二元二角

一代派諸君收到報章所有實銷數目務請隨時報明以便裁印

一本舘開辦未久經費浩鉅請各代派處定於華歷四月前一律將報價收淸滙寄來舘俾資挹注不勝感激之至

一代派處照原價提二成作經理之費郵費不在折扣之內

一本舘寄出報章應收還郵費凡日本設有郵局之地每册五厘日本未經設有郵局之地每册二仙煩各地代派諸君即照數收足爲禱玆並將日本已設郵局未設郵局各地分列於下

日郵已經設置之地

東京、大阪、長崎、淡水、神戶、臺灣、朝鮮、烟臺、厦門、天津、蘇州、上海、

日郵未經設置之地

香港、澳門、廣東、福州、漢口、汕頭、北京、安慶、九江、無錫、海防、牛莊、雪梨各埠、舊金山各埠、星架坡各埠、安南各埠、

華英字典出售

馮君鏡如增訂華英字典加入英札指南合計仟餘版皆手自正定精心校理其中字畫玲瓏了如指掌欲從事西學者允宜家置一編也舊印已悉數銷清今再裝印多本出售每部實洋六元如有願購者請函來本館或逕向代售處購取可也并謹將代售處所列呈

橫濱 丸善書店 文經印書店 神戶 致亨印書店

香港 聚文閣書坊 文裕堂書坊 永勝街 松利號

本館各地代派處

東京神田區表神保町三番地 東京堂書店　東京市芝區露月町十四番 丁酉社書店　大坂市東區谷町一丁目 梅清處塾

西京西木屋町五條上ル山岡方 中西先生　神戶英七番 天祥洋行　上海北京路商務印書館

福州閩報館　蘇州護龍街墨林堂　蕪湖天主堂後譚寓

天津國聞報館　北京東交民巷筑紫洋行　香港文武廟直街文裕堂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聚文閣　香港上環海傍和昌隆　香港中環海傍通報館

澳門大井頭知新報館　海參威永恒昌　海參威復泰隆

玻璃昌和泰　黑龍江華昌泰　仁川怡泰號

朝鮮京城漢城新報館　星加坡衣箱街天南新報館　星加坡漆木街福興隆

星加坡叻報館　雪梨金山東華新報　檀香山嚴觀韶先生

檀香山華夏報館鄭翼南先生　舊金山翰香報館　舊金山文興新報館

舊金山大埠總派處都板街寶文報館

清議報

毎月三回（陰暦一ノ日）發兌

記事擴張ト廣告募集

一本館ハ宇内ノ大勢ニ鑑ミ專ラ清議ヲ主持シ支那四萬萬同胞ノ民智ヲ開發シ以テ大ニ天下ニ呼號シツヽアリ其ノ宗旨ノ如キハ世人ノ既ニ知ル所今更贅辯ヲ要セズ

一本報ハ支那人ノ學識ヲ增長セシムルト倶ニ清日兩國ノ情誼ヲシテ益益厚カラシメ以テ大ニ處スルアラントスルニアリ

一本報記載事項ハ更ニ一大革新ヲナシ一本館論說二來稿雜文三中國近事或ハ各埠近事四外論彙譯五萬國近事六政治學譚七支那哲學八政治小說九詩文辭隨錄ノ九類ニ分ツコトヽセリ

一本報ハ創設以來僅カニ數月而シテ發兌數每回四千餘冊ニ達ス此際益益記事ヲ精選シ併セテ普ク廣告掲載ノ需メニ應ズルコトヽセリ

本報定價一冊金十五錢一ヶ月四十錢一ヶ年金四圓郵稅一冊五厘宛

廣告料

四號活字三十五字詰一行金一圓二十五錢二行以上金一圓ノ割一ヶ月以上一割引半ヶ年以上二割引一ヶ年以上三割引一頁以上ノ廣告ハ出來得ル限リ割引スベシ

橫濱居留地百三十九番　清議報館

本報改定章程告白

本報開設僅數月承海內外有心人稱許銷售已至四千餘分惟本報宗旨專以主持清議開發民智爲主義今更加改良特取東西文各書報中言政治學理財學者擷其精華每期登錄數葉因政治等學爲立國之本原中國向來言西學者僅言藝術及事蹟之粗跡而於此等實用宏大之學絕無所知風氣不開實由於此本館旣延請通人多譯政治理財學之書今復先按期登錄以供衆覽茲定自第十一册起每册分爲九類一本館論說二來稿雜文三中國近事四外論彙譯五萬國近事六政治學談七支那哲學八政治小說九詩文辭隨錄用特佈告望閱報諸君子鑒之

戊戌政變記成書告白

戊戌八月之變爲中國存亡絕大關係惟其事之本末曆累曲折知之者少今有局中人某君將事之源委編輯成書託本館代印代售全書分九卷一變法實情二廢立始末記三政變前紀四政變正紀五政變後紀六殉難烈士傳餘附錄三卷記載詳盡議論精明將中國將來之局言之瞭如指掌有心人不可不讀之書也全部裝訂四本定價洋八角郵費[illegible]如欲購者隨時函告本館及代派處可也

三本定價洋六角郵費另計

發行兼編輯人　英國人　馮鏡如

印刷人　横濱市伊勢町三丁目六十五番地　鈴木鶴太郎

發行所　横濱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